

“放牛班”的奔跑

一教师26年帮48个孩子“跑”进大学

辽宁省鞍山市东南方向15公里处,有片连绵的山区,车少、路宽,是练习跑步的好场所。每天早上五点,一辆白色的四轮摩托盘桓于山路。车在前指引,后面跟一群跑步的孩子,最小的六岁,最大的十七岁。

引擎声盖不住“踏踏”的脚步声。10岁左右的孩子自己散着跑,13岁以上的孩子则统一“连车”:牵引绳一端连接着孩子,一端连接着车尾,十几根绳子五彩斑斓。车和人的时速保持在20公里左右,一路有上坡、下坡,共计16公里。偶尔加速,后面即有喊声:“老爸,慢点!”开车的是柏剑,48岁,鞍山华育中学副校长兼体育老师。这些跑步的孩子现由柏剑助养、训练。孩子们管他叫“老爸”。

读书或是这群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,可他们中的多数文化课成绩不行,被认为是“放牛班”的学生。柏剑让他们练马拉松,通过考体育特长生或运动员级来上大学。

柏剑说,参加工作26年,他助养过120多个孩子,练出了6位省级以上专业运动员、48位大学本科生,并有4人研究生在读。眼下,还有26个孩子生活在柏剑成立的“梦想之家”,由他陪练马拉松。



柏剑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时的留影。

2021年锦州半程马拉松赛,参赛孩子合影。

48个学生“跑”进大学

这个季节,早上五点天已大亮了。柏剑的车突突地跑在路上,早起的农户会注目,农户家的狗也追着车跑。

柏剑把着车头,间或回头叫一句:“深呼吸!摆臂!”一头硬发被风吹得向后倒去。

孩子们说跑步是个体力活、技术活,要一点点磨。刚来的时候,没有谁跑得动。“五百米就歇菜。”于是就咬着牙,听柏剑的法子,由5公里起,慢慢地提高速度增加长度。过一两年,以每公里5分钟的速度轻松跑下10公里,就开始连车跑16公里。

初夏的东北是跑步的好时节,清早气温不到20摄氏度。不像冬天的早晨,跑着跑着,嘴巴边上结出一层霜来,一摘帽,“头上老白老白的。”

但偶尔也会专挑盛夏的正午、阳光暴烈之时跑步,跑得满脸发烫、额

头冒烟,为的是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”,到比赛时才不会只盼着风调雨顺。

在柏剑印象里,26年来,120多个孩子多数在学业上普遍很吃力,练马拉松、考体育特长生是柏剑为他们总结出的最佳上升途径:按他的经验,体育特长生的文化课在180分左右就能上本科,超过300分能上二本。

练马拉松枯燥,但门槛不高,“肯吃苦就能练好。”现在的这些孩子中,速度最快的男孩,16公里的公路跑只用50分钟左右,最快的女孩,21公里的山地跑一个半小时,要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都已没有问题。

柏剑说,2010年丹东国际马拉松是他最得意的赛事,前六名中有五名是他的孩子。

这些原本连三本线都难到的孩子中,他总共已带出48个大学生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

2013年,在一家爱心单位赞助下,柏剑找到一所临街的二层商住房,几十个孩子的卧室、课堂、食堂全在里面,柏剑给房子取名“梦想之家”。2020年初,“梦想之家”的房租断供了,合同提前结束。几番奔波,柏剑以五百五十元每月每套的价格,租了两套公租房,沿用了梦想之家的名字。

公租房一套六七十平方米,家具挤到一起,墙角的小椅子几乎擦到房顶。任意一个房间,站上十来个孩子,立刻显出局促。大家都坐下,便没有任何转身经过的余地。成堆的衣服没地方晾,只能挂在客厅的窗边。

住房之外,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柏剑。

“梦想之家”里,少时有十几二十个孩子,多时有百多人,日常开销异常庞大。练体育的孩子吃得多,再怎么压缩成本,每个月伙食费就要七八千块。此外,还有一

大家子的水电气等杂费,目前在读的七个大学生的每月需要1000元的生活费。每月的固定支出有两万多元。

柏剑现在工资五千多元,在鞍山市开彩票店的三姐对他多有支持,三姐夫也每月给他四五千元。再加上外界七七八八的捐助,勉强度日。剩下的开销缺口就刷信用卡来补,好几张卡来回倒着用,如今已欠了四十万元的债。

柏剑说,为赚钱他做过很多事。除夕夜,他领着孩子在外捡烟花壳子卖钱。近两年,他学着在朋友圈卖南果梨、卖酵素。在某软件看短视频能拿返现,看5分钟拿5元,每天封顶10元。他一天不落地看。

柏剑坦言,会有焦灼的时刻,整夜不能入睡。但大多数时间他的心态却很好,“办法总比困难多,这么多年也过来了,没一个孩子冻死饿死。”

“梦想之家”有家的感觉

“梦想之家”是孩子们居住的地方——实际上是门对门的两套公租房,男女生各住一套。每套挤十来个人,铁架子单人床从卧室摆到客厅,一张挨着一张。

跑完步,孩子们休整、洗漱、做早饭。大点的孩子轮流负责做饭,最小的孩子则摆桌椅碗筷、端菜送粥。要做近三十人的口粮,大锅蒸汽腾腾。

开饭前,柏剑必然要说一句“宝贝们请用餐。”孩子们则回:“谢谢老爸!”

柏剑的朋友孙丽霞常到“梦想之家”帮忙,接触过不少孩子的家长。她说有的孩子从小以黑户身份长大,如包袱一般被甩到“梦想之家”。有的孩子四年未与父母相见,前些时日孩子母亲在当地公安的促成下,来鞍山与柏剑签订助养免责协议,“可孩子没有认出亲妈,叫她阿姨。”有的家长在媒体上看到柏剑的事情,马不停蹄地把孩子送来,“我问那家长在哪儿工作生活,她说在外地工作,和孩子爸办离婚了,所以没有能力继续养这个

孩子。”

17岁的郭瑞刚来时很暴戾,一言不合就与人动手。柏剑说,那是因为他从小被家暴,长大了就打别人。要将他们教好,一是讲道理,二就是练跑步。把劲儿都用到跑步上,人就沉稳了。

10岁的满满曾和残疾的二伯生活在大山里,她的父母自她四岁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过去她一字不识,总赤着脚满山跑,练上跑步才知道要穿袜子。

孩子们觉得“梦想之家”有家的感觉,也有“人人平等”的好处。他们能够在“梦想之家”生活,能学习,能跑步——这既是他们的现实,也是他们的出路。

走在鞍山市的街上,有街坊拉住柏剑的手说,柏老师是个好人!

关于这个问题,柏剑和朋友吴碧霞有过一次讨论。“柏剑问我觉不觉得他是个好人?我说不是,因为他这样无条件收孩子,让那些父母把该有的责任全部撇得干干净净,柏老师的仁慈可能助长了有些家长的自私。”

期待“名正言顺”

其实收孩子的最早几年,柏剑的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直接:不服的就揍。如今打人是早不打了,有时会改用心理战术,“有时候我说老爸不揍你,我自己揍自己两下,其实他看着比自己被打还难受。”

这么多年来,柏剑获得了很多荣誉,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模范教师、辽宁省道德模范、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等。质疑与猜忌也一直相随:有人说他长期受财团资助,有人说他一直接收巨额捐赠,早发财了,有人说他给那么多非亲非故的孩子当爸,居心不良、图谋不轨。柏剑对此显出无所谓的态度,“这说明我被人关注着,是好事。”

柏剑说,他真正忧心的是助养孩子的合法性问题。他会自嘲“在法律的边缘游走”:法律规定,以个人名义最多收养一名孩子。

但是事实是柏剑从未获得过孩子的抚养权,他尝试办过收养手

续,但办不下来。他只偶尔和交接的家长签订助养的“免责协议”,他自己也拿不准有没有用。

鞍山市民政局慈善社工儿童福利科工作人员表示,支持柏剑的公益事业,也愿意为他找赞助和平台,但确实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柏剑与孩子们产生法律关系。

柏剑说,多年来,他也认真考虑过“合法化”梦想之家——向民政局申办一个培训性质的公益学校,免费给孩子做马拉松培训,只谈“训”不谈“养”。办下执照来,就能请会计、做账目,再向社会公示收支。他说他已着手在做,先要把培训学校场地批下、消防达标,后续再推进。

一旦办成,“梦想之家”的财政将会透明,他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也能名正言顺。

(文中未成年人及志愿者为化名)
(新京)